

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為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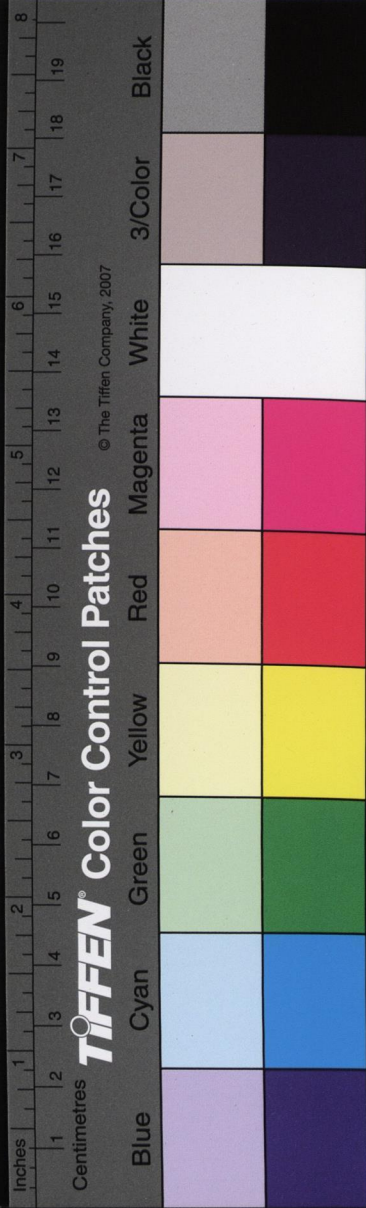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勸於朝堂立語徐戲松嘉隱云以公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對但取其以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僚面何得如此聰明徐狀胡故也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

里後去者為賊唯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勲令制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敬業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
至乃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
漢更阿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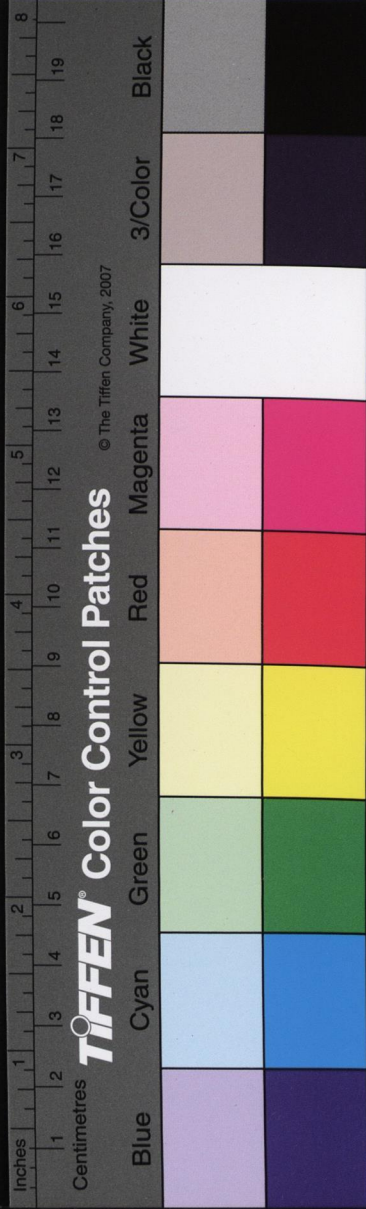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
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
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
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赦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
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
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
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
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鍾復鼻絕至中宗
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
南傾工人以木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紮之狀
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群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閩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
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今至故來哀后勅去墓百步
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處得銘云更
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
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
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
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被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
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
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真
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

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字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咬
謀誅武三思事發同咬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
曰比干忠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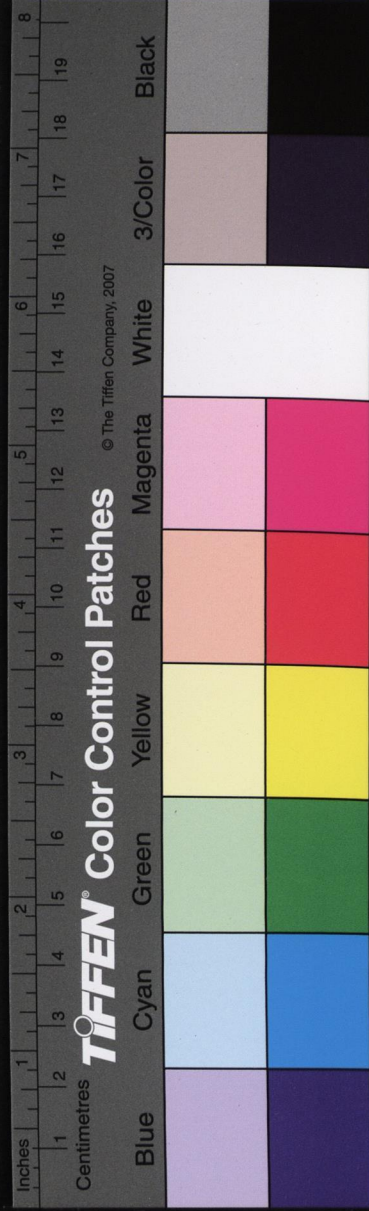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
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三二百年來無此

景龍中妃主家竟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油灑地以築毬塲

兵部尚書常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為逍遙公

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



選人坐常嗣立尚書之為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為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 中宗朝安樂公主請
焉 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
池號曰定昆池既成 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
但願豐恩君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 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
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今定陵自有寢廟若擇
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 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
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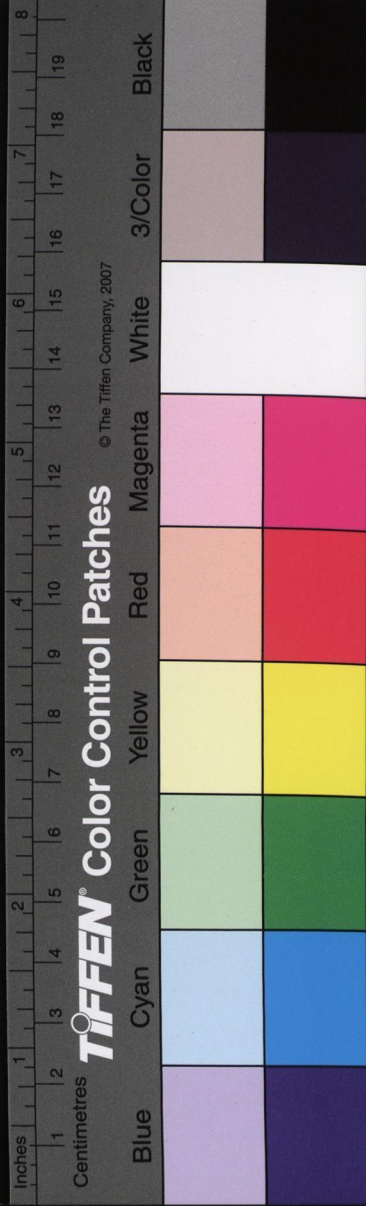
崔司知琬 中宗朝為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 帝優之不

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後以為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
僧曇劉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
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劉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裴知古自 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
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
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
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
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
和為之罪雜扣鍾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
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甚
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
云龜言水著言市

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
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
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既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真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
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
稱姚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官
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為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州正名
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柰何單使
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
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
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即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
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
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姚開府凡三為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暗能



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竒而免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自國家善為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為元帥以禦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為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乃破執之其禮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人以錢入

崔湜之為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為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著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

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群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丞露囊更相遺問

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員



洛陽畫工鮮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
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歲餘奉先卒
後歲餘王特產一騎犢有白文於背曰鮮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
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疋焉至開元中
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之為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為
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為懷水潼洋關為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修堤堰墓為水所
湍擊今寢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都守廳事後起一

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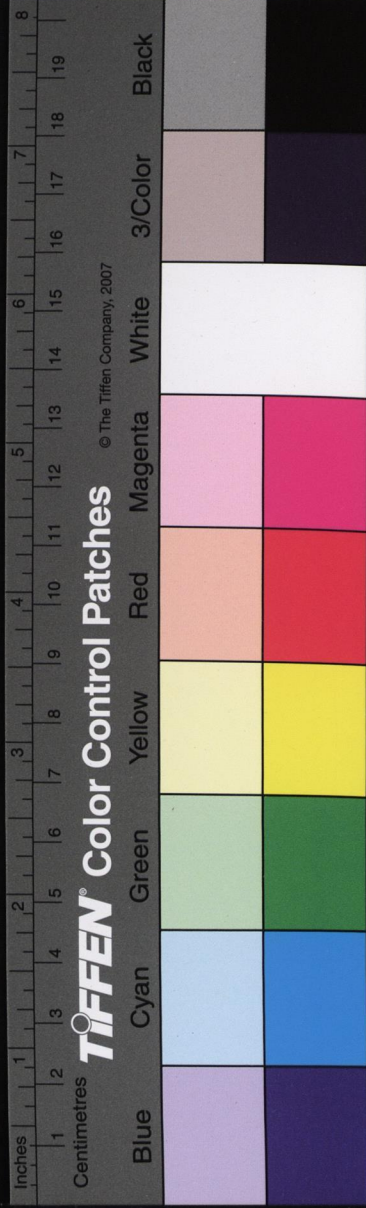
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已南所向相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
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為此戲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
損 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
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
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為假稱珍惟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
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袞巾至周武始為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
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
復聲矣

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求所得至太建中獻之
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
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偷辯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
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
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
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後得
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
衣中以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噐得之疊迹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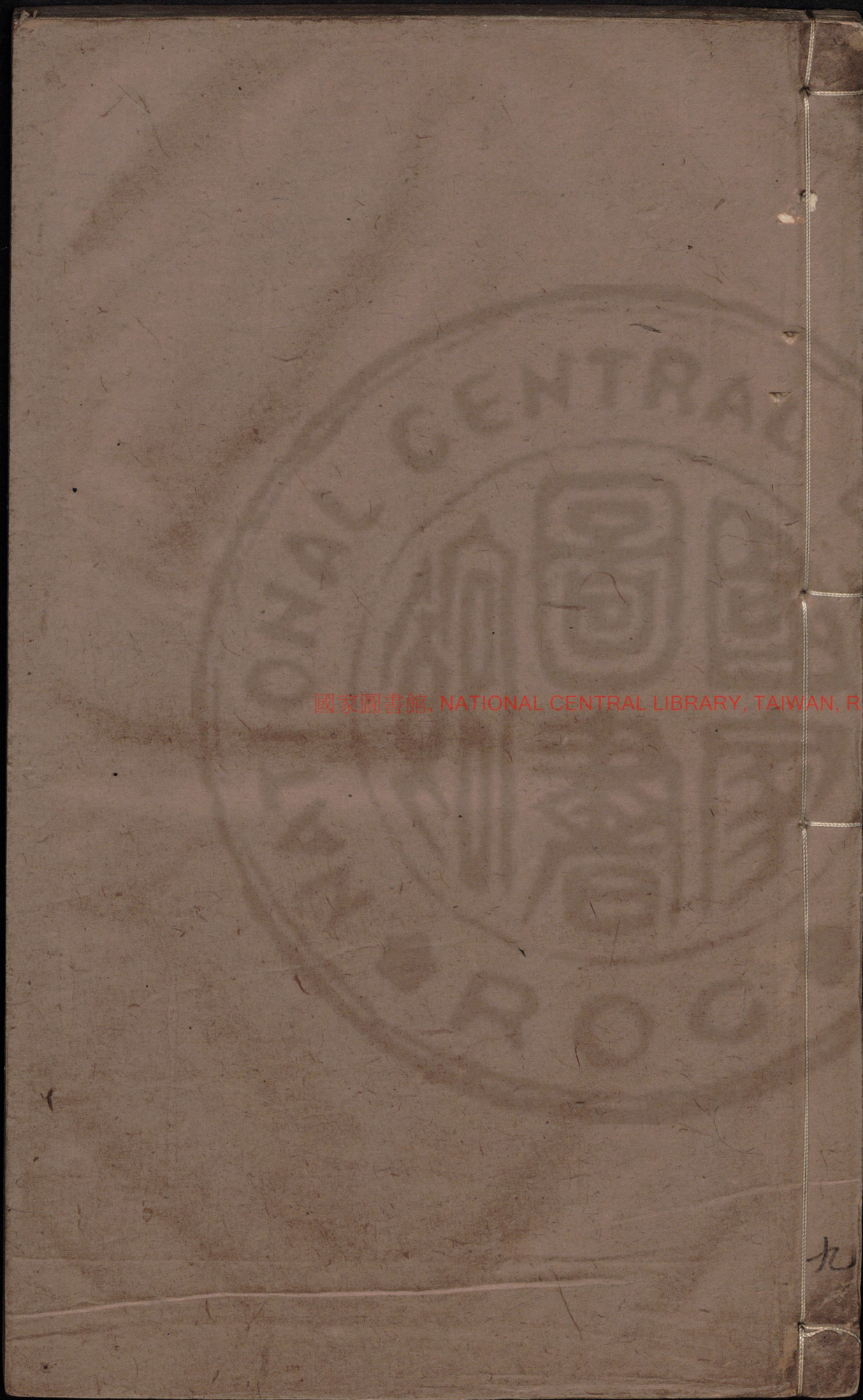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
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
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鳴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
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留不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
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竈用事或謂盧曰何
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
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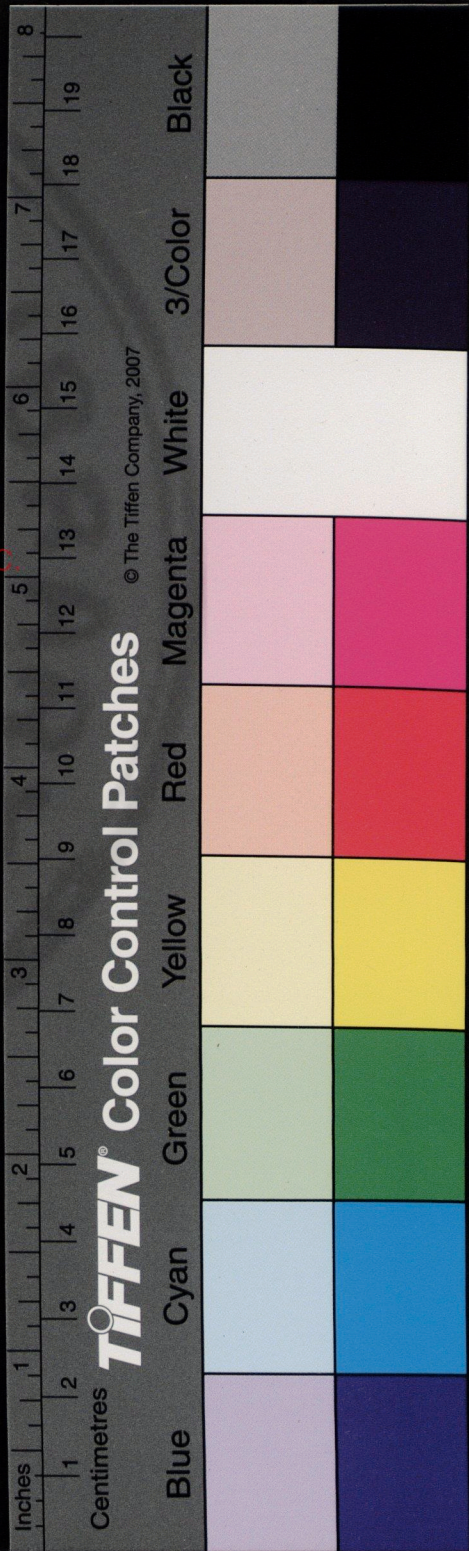
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浩
反語盧浩尚為老胡
集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
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歷代小史卷之十一

唐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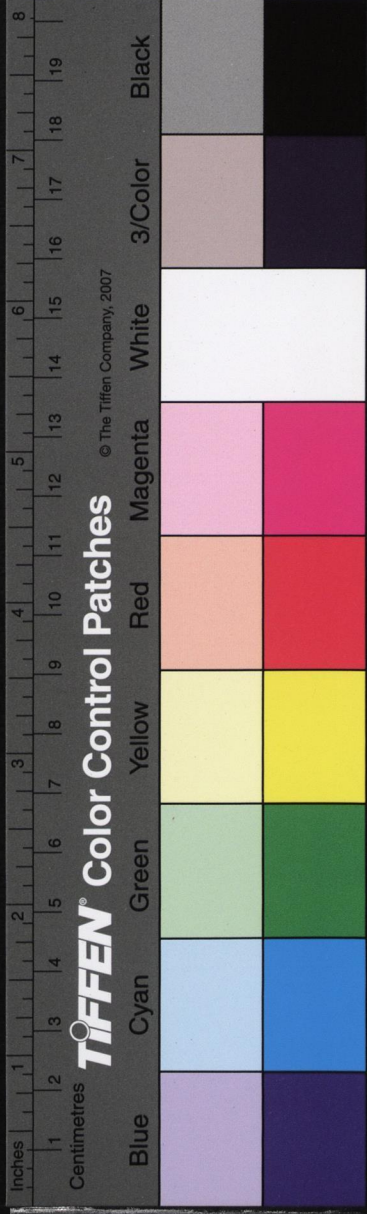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時偉人國初
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
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賚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
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
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間傳崔沔家學崔均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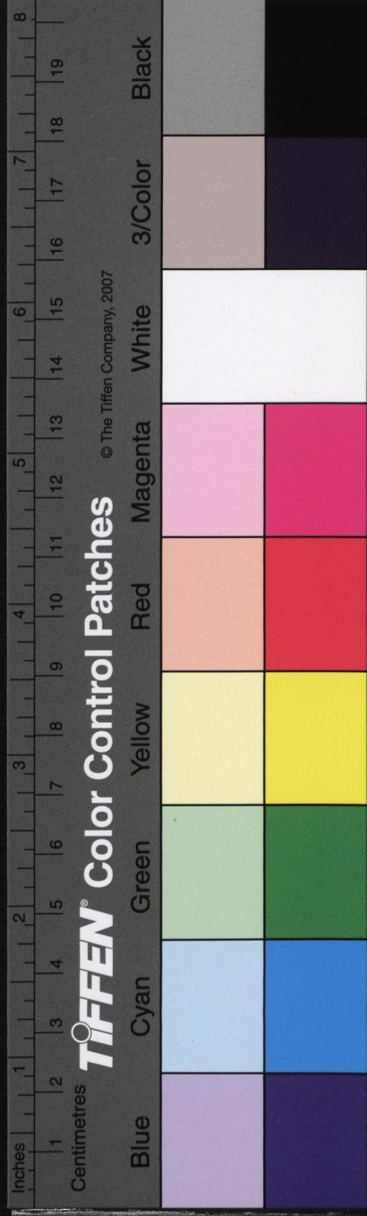
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構幾危數矣鬢髮班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頰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嘗言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

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常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為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蒲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之北



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早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元弟齋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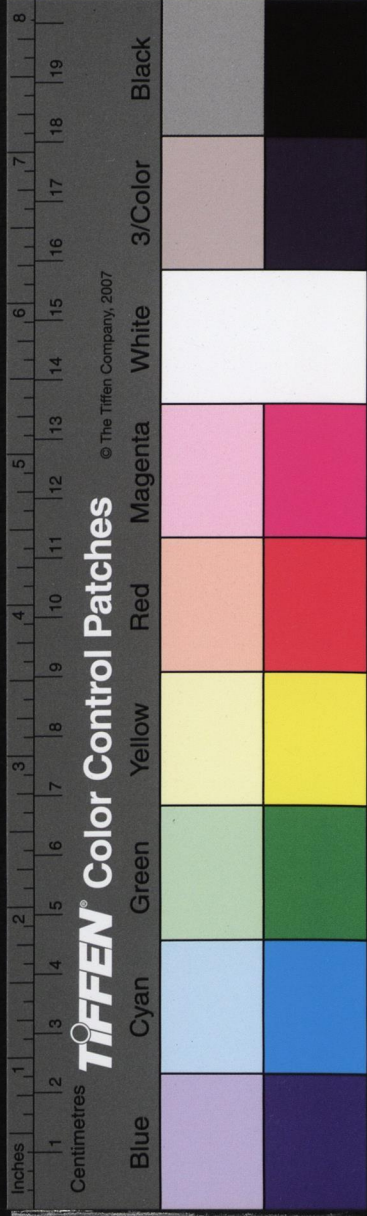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瀆諫閣中召諸王食馬齒羨不調蓋略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廼加敬焉崔刑部李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擔

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肅整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勲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黃門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羶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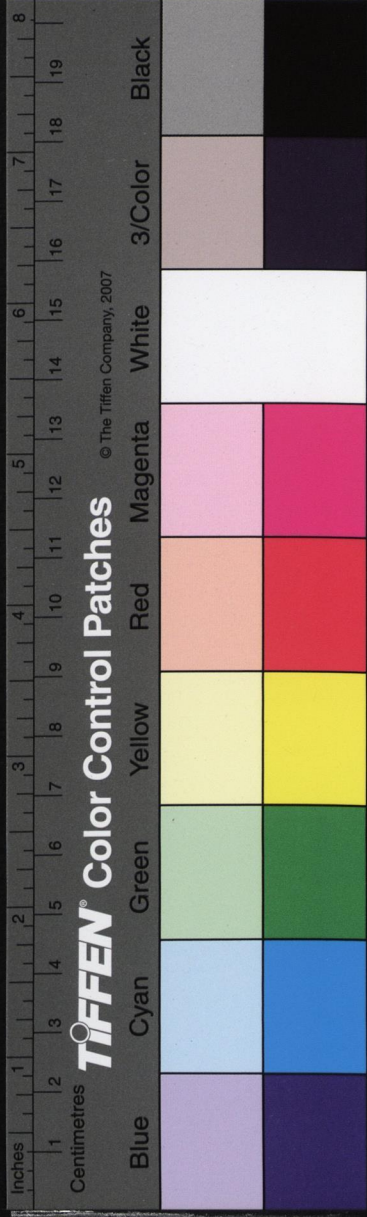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為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准准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商胡約自以夜光嗒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公天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

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眾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前後與舅能徒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咸有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咸有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馮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
其仁輒流涕工部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
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
後亦為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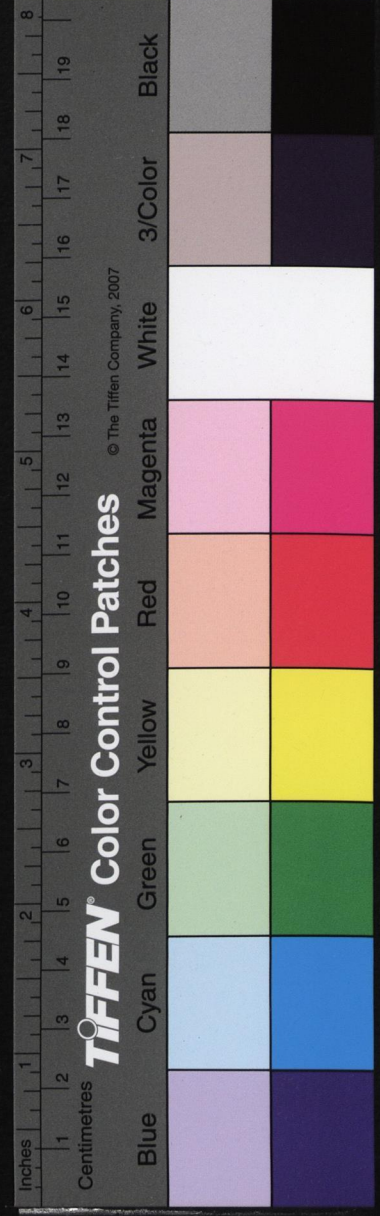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
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
子繼業並致時名人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樞建中
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為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脩憲寧
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寧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
欽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季公道樞先夫人

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
受杖

蔡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在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
歸洛與其弟自昇肩輿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
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
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僕傳勿使別
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誼為之稍節有堂弟善感栗投許
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
補他職竟以劄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母曰正如汝面也隨號絕
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素篤行結為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敷在翰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敷因春時遊宴歡忽念
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
君自內庭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
罷諸王或有疾以時臨幸斥去戲樂即其臥內躬自撫之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竿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
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為堂殿金碧朽壤之嚴近所未有
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比曰虔思殿上休憇所也每
由複道至寺九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充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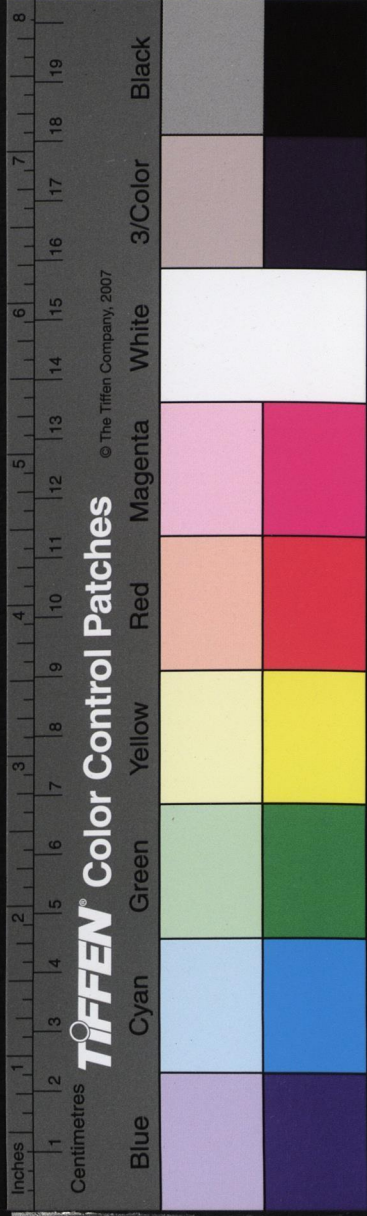
輿有白金為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
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
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
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

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求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
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
食對朕輒折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
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僊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僊為首僊生六

子一為宰相五為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卿鄴外壺尚書郎廷尉郇

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鄴即及鄴五知貢舉兄弟亦同居光德里



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鄆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鄆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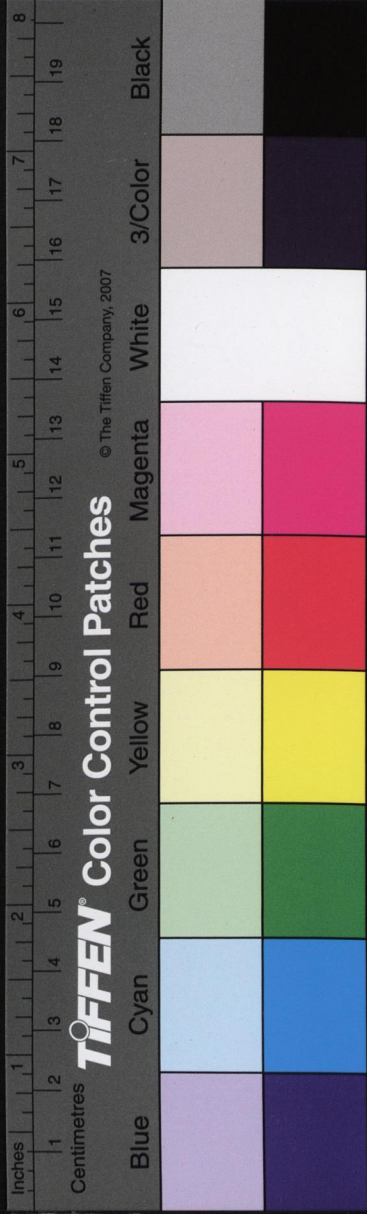
大中承即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眾無敢舉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為然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益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平故也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為惜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曹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

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柰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樞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窳窳不為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竒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頴游鍾陵自章江入劔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沉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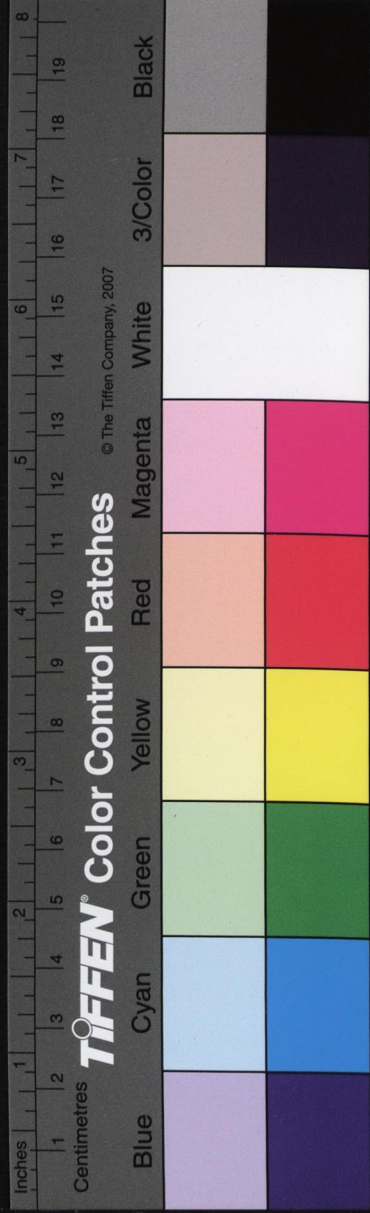
言語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雌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
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
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
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
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太宗射猛獸於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
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
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
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
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圍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
移宮人于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
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圍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
大臣宮人皇后賤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
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常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
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
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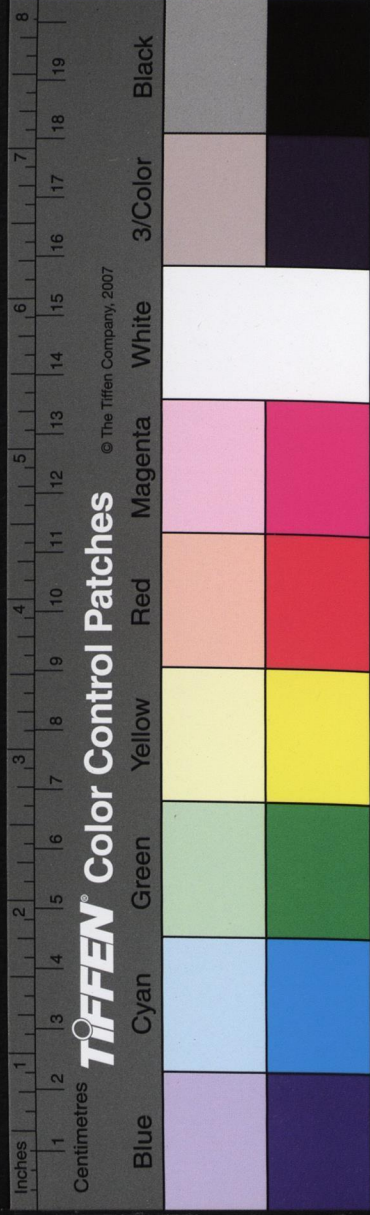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
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
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
笑而釋之後從獵于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



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所作也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終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辭陛下責亦不辭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辭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年一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布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



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年輩相懸周原曰大臣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製集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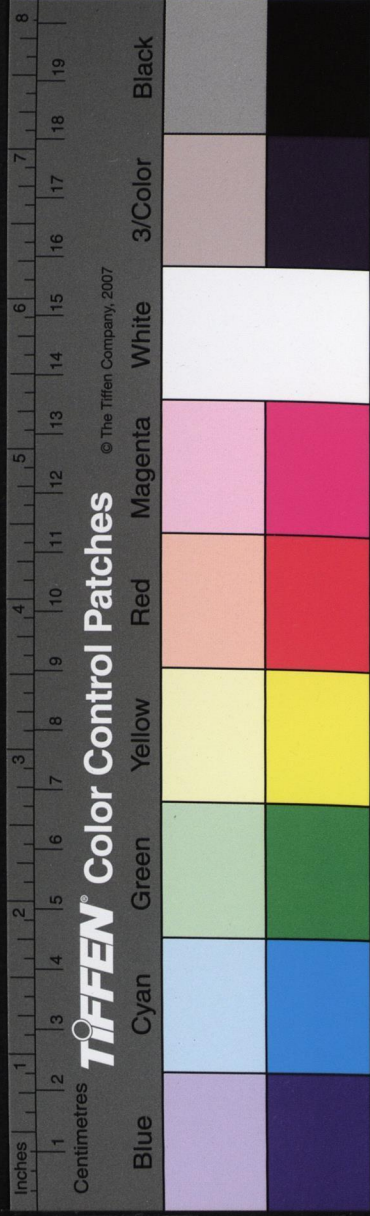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為舍人譏之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為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金所縊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雙言之義時裴均為宰相李刑部鄙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太司寇是俗吏司刑人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毬場草生何也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為之笑

鄭陽武網常言欲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下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為



重轉則為演七轉為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
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
柰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
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為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
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
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
矣因以大著後禮部上甲一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為判官奏
言臣不敢學交易 上德宗後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
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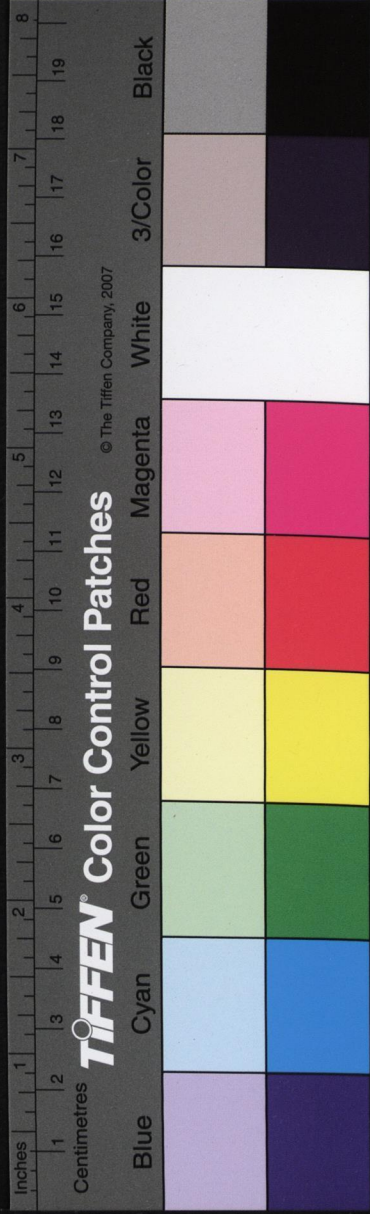
吉甫為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
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領智計已聞
於早成矣

政事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劫為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為作賊對云饑
寒交切所以為盜上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之吾之罪也赦之

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鏡民皆截留之
上聞賜詔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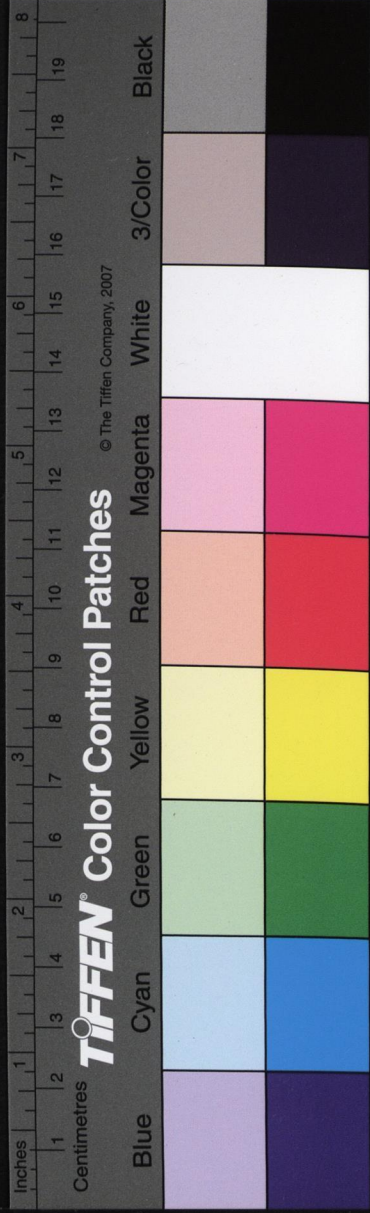
玄宗宴看客唐崇勾當音嚴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替揚



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覘斗欲為弟奏請沉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求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踊舞曰真聖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固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玄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踊舞躍上密勅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勅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上決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為崖公以歡為覘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為長入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五

有冤獄决乃兩郡人呼御史兩

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綬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以術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潜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潜遁進士王如泚者妻翁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婚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訊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諮執政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暉曰與亦得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即自奏聞居二日如



泚賓朋讎智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
聞者罔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毋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
齡召囚面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迺賞為河南尹官吏有過未嘗屈辱所犯既頗不可容者但謝遣
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憚各修飭河
南大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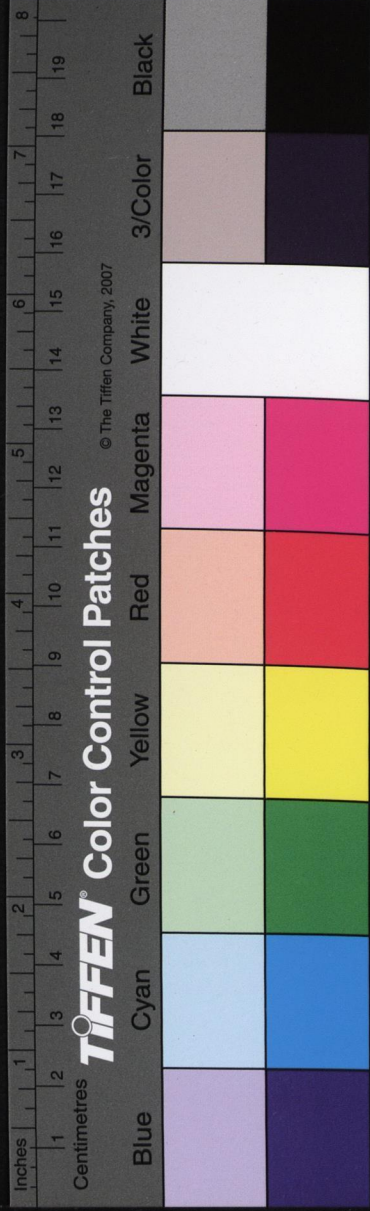
閻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為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
逃亡皆復隣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
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于所在江
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

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 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
至卒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
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
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詣縣既去官竟不搖一人

憲宗寬仁太度不長喜怒便殿與宰臣論政容貌恭肅廷英入閣未
嘗不以天下憂樂為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左右曰嬪御已多
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剥膚取髓強娛耳目其儉德優民如
此

憲宗時權長孺知監福建院賊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群救曰此德興
族子上曰德興不合有子弟犯賊使德興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



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在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廻鄭曰如此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魯也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囚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騷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時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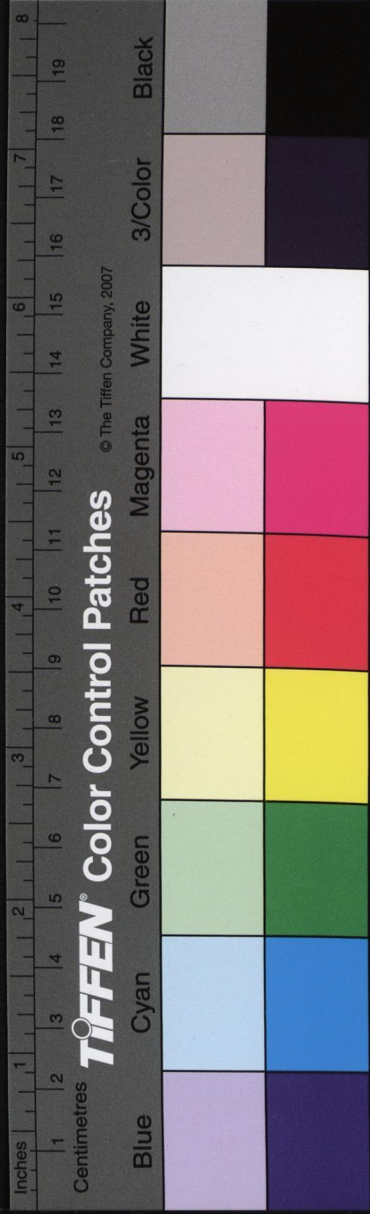
洛之幸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後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廻乃齋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為前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通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衆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由以擠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曰此非難也悅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堯子數輩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摸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僦人使往汲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顓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曆中刑部員外郎襲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中角繼鍾大覺成長謝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裏衣不釋絹素博覽群書不為諷詠嗜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錄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別錄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董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郡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

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為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注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文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均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群蕭公俛皆布衣舊繼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常公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雄鎮御命難理之邦命屬未定其人資於韋韋曰某寬和通簡某劄勁峻急某卹物利人某殘尅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輯凋瘵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沉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為龜鏡相頌而歎曰吾輩五人知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效嚆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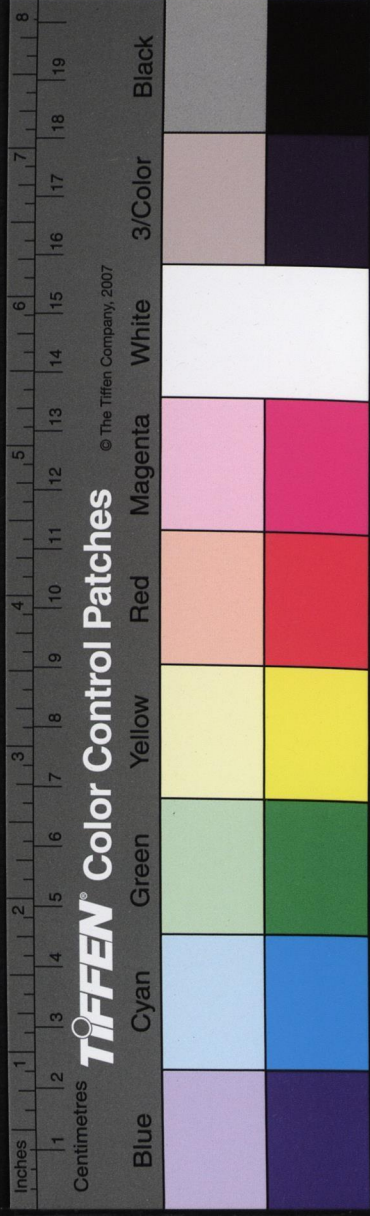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賈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赴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是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有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強可以末減後吏則據其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為至輕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或前却不肯署臺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回不與張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為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轎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馱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



主帥曰災厲流行疇瘼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於上帝請兩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有罪於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咤惟謙曰天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兩留我復奚為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于神堂前杖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

紘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色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輝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緄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比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

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 假使錯誤亦不可縱况太原邊鎮無故

二百虞候橫攔鄭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為尚書右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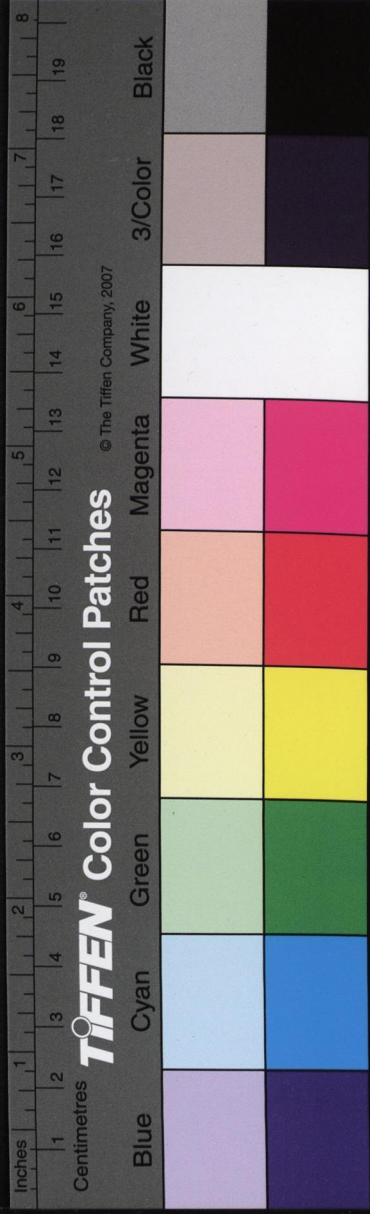
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至案前皆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摺於皆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憐贊謹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為將否君不同蔡襲有朝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遜公復召前拜排衙大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補都衙軍不見盧鈞耶軍中見鄭使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裹香紙合如何於是

牙中感泣拜謝而去蔡受左都衙揮即日表薦為上將軍尋建幢節鎮湖南

宣宗性至孝供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為別宮舅鄭光為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謁后以光生計為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

宣宗微行至德觀見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康叔令畫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僊臺其勢中天宣宗即位殺道士趙真而罷望僊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為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燧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旄節矣給事中蕭做封
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可就李燧宅却喚
使來旄節及燧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
夫鄭裔綽䟽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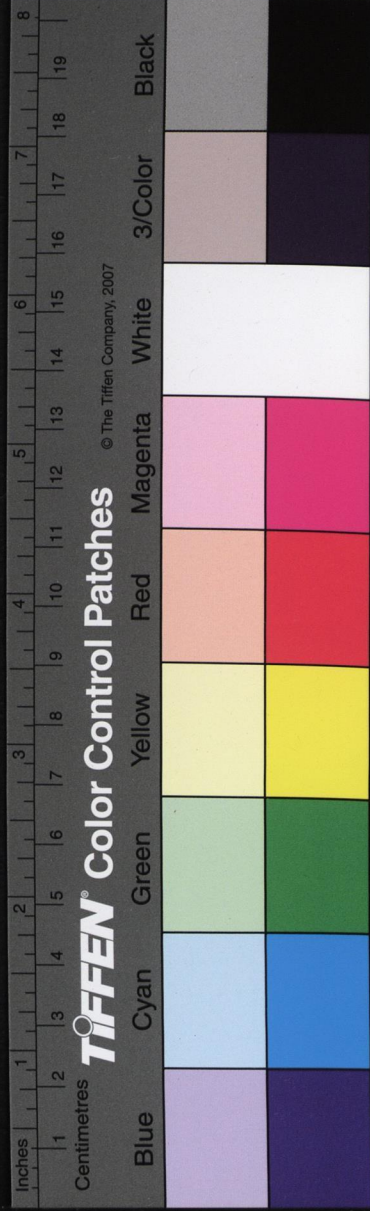
宣宗命相一出於已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以
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或仍舊上疑左右黨蕭乃詔翰
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
部

宣宗以崔鄴為京兆皆以事去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便令赴任
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更不敢欺委長安縣

尉李信主其事造成解字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進澳連書信兩
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異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撓於權勢而不
行宣宗時韋澳為尹榜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京府解送不留區
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更不分等第
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為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
人府元府副弟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藝實不能易
也自文學道喪朋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
惜其故事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為睦州刺
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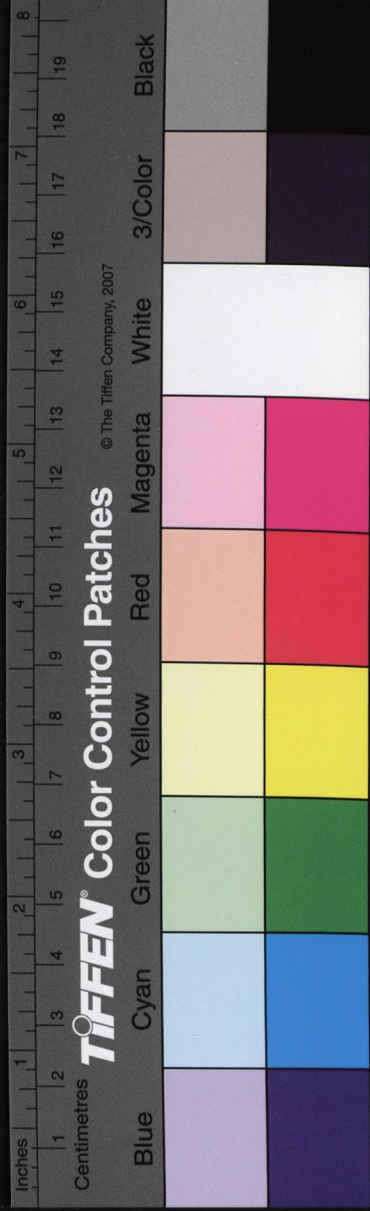
非宰臣以前事為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
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忘也上曰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
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為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上
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縛自給事以
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詢自禮部侍郎為浙東
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縣令藍衫赴任裴處權
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
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宣宗密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郎度觀察刺史語要知
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即采十道四方志

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弘宗亦
相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
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為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宗恃恩自恣
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尅苦往往令侍嬪御歌
必為奇巧輦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
斥出付京兆池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
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
上曰汝輩何為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
下第一不得求奉陛下以是為恨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耳我
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既以法
馭下每罷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

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尅於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
繇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為七字語上有所指
頌遠今摹詠捷若夙構尤為宣宗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呼
笑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
遂疎之後其子犯賊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破石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
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
此食豈易得也遂 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郡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 上曰朕初不思
爾卿等每為匡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
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為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
常澳為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
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惜
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
莊吏積年為嘉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下臣未敢奉
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
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
亦可為懲戒上曰可也為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



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為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為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棊何以臨郡對曰詩人必以棊酒為言臨事未必然也仍薦廉察可任上曰且令行要觀其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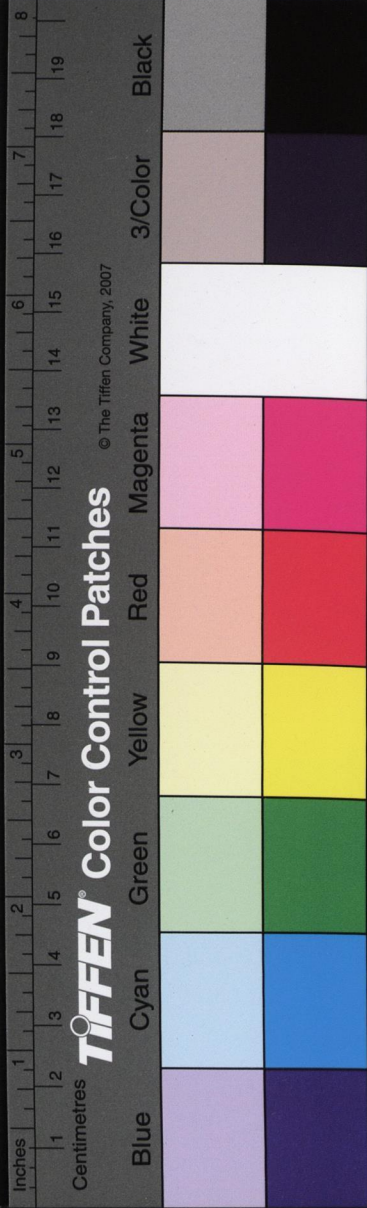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更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太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有許人錄詔報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為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

其國南詔王蒙豐記已死子繼立號曰驃信克狼悖慢謂我國

亦有喪朝廷不賜吊問詔書又賜故王於

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雋朝廷以驃信名為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絕策立吊祭使杜棕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昨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棕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為敵宜化以禮誼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為奏聞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冊且發使吊祭以恩信全其國禮詔清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冊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即遙陳祭禮令使臣錄文并賻贈帛以送驃信具報清平官以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為雲南吊祭宣撫策命使已報破越雋攻邛崃開使臣孟穆留數月



不發未幾悖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爾後連隔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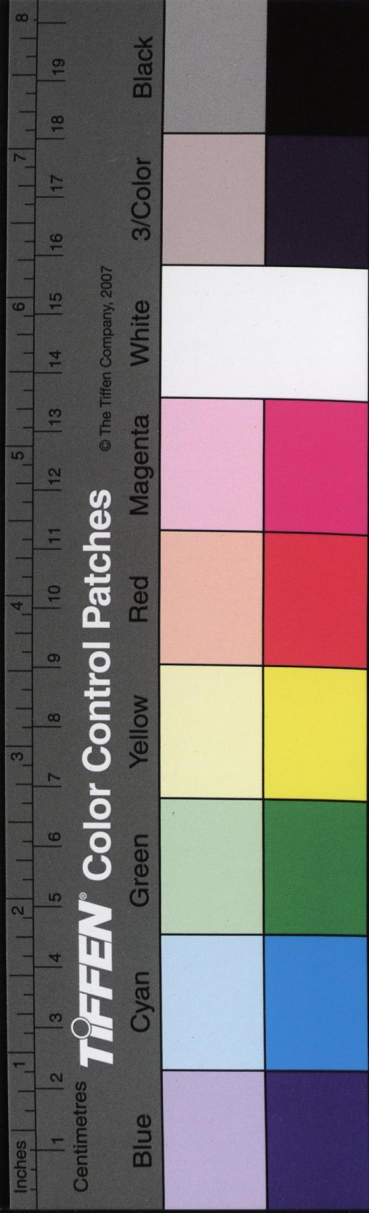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為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勅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為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狂狠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坐從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秦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諱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江南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

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各以諸道兵討之諸州皆平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悞悖之弟守泗州為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死巖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悞孤壘獲全尋加異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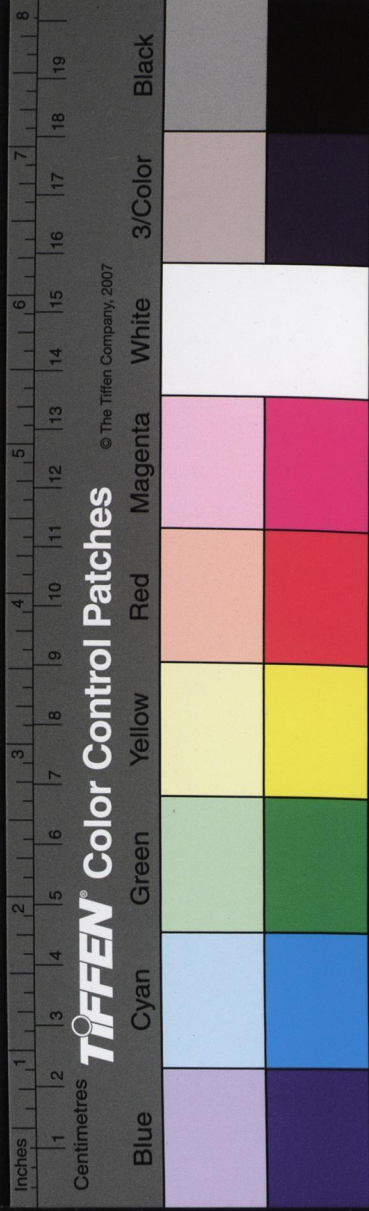
王尚書式傑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常自薦於上稱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彭門頗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



相和節使多懼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
隊三百人遠接式祇衣坐胡床受參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盡斬於
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迨
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屐履危坐拱手栗
縮就死無一人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知焉式既視事餘
黨並遠配郡中少安式初為京兆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
之他適京城號為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
設詞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晚獻於
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壽觴式取而飲之行
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
如此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
衆武后聞之始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濟
人為對於是竒而免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
獻唐興已來善為涼州者郭其居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脩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
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文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
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
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
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
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 玄宗遊咸宜
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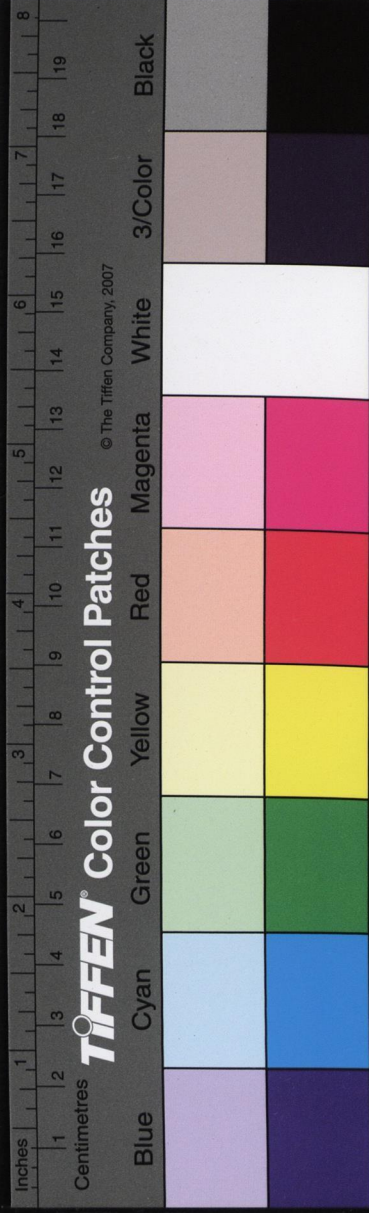


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令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邇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以為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為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權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疊疊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脩舊章内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福尚書鎮南梁境內多有朝士庄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級弗克禁止閭巷苦之福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篋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即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 遽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歛崔氏二男荊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揖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玄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絃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勅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疋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笞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李惠登自軍吏為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識登字為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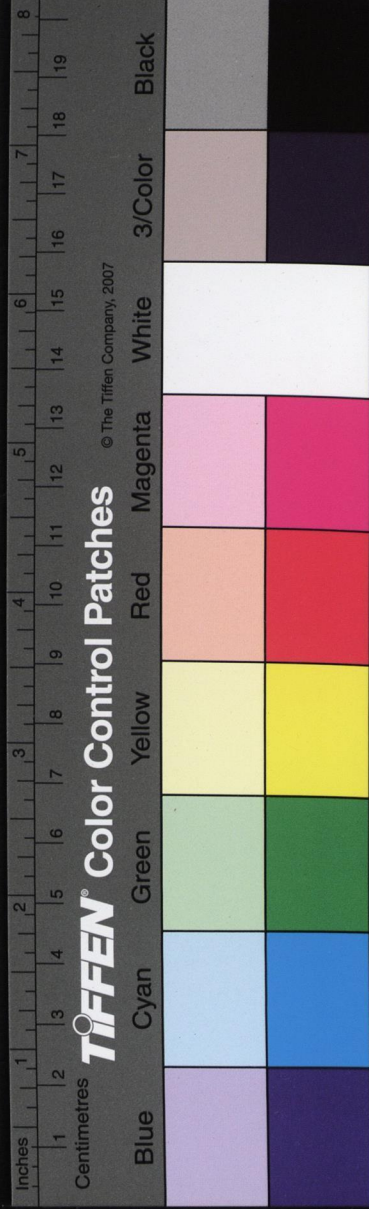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右丞孟容言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煞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

王悅為鹽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由是秋毫亦犯

李建為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今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繁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是之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為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猿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為椽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聞鷄寄意曰寒食東郊
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迎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
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竟擢用之
王勃允欲作文先令磨墨教升而痛飲數盃引被覆面而寢寢寤援
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以為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于賊庭其時書檄
皆賓王之詞也天后覽之至嫉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
笑之及見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
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初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
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也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

嘗於馬廐竈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頌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玄宗
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頌巾上

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
與之如知友焉嘗製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犯闕時
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
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
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
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協律採集異聞著
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脩國史虔遽焚之由

